

迷宫案

「荷兰」高罗佩

著

王正·译

大唐狄公案

三绺长髯，两袖清风，一双慧眼
长剑煮酒，刺破真相咽喉

一位西方汉学家写出了中国唐朝的繁盛与幽深，
狄仁杰因他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福尔摩斯」
他的夫人评价说：「他不是外国人！他实在是个
中国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CO.

海外借

大唐狄公案

迷宫案

〔荷兰〕高罗佩——著

王正一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狄公案. 迷宫案 / (荷) 高罗佩著; 王正一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4-0788-7

I. ①大… II. ①高… ②王… III. ①侦探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5823 号

书 名	大唐狄公案. 迷宫案
著 者	(荷) 高罗佩
译 者	王正一
责任编辑	黄孝阳 邹晓燕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788-7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概要

兰坊，地处边陲。狄公刚被调任至此地，可一到任所，却发现城门和衙门紧闭，城内四处萧条，县衙内仅剩一人看门，公堂上被厚厚的尘土覆盖，到处显现出被毁损的景象。但蹊跷的是，县令的住宅却被收拾得干净整洁，并未有凋敝破败的痕迹，这是为何？

一位京中高官，一生两袖清风、刚正不阿，可就在晚年为何突然提出离职，到这边陲之地隐居？临死前，又为何只留下口述的遗言，给次子的遗产只是一卷画轴，却将其余丰厚的家产留给长子？

种种难题如一团乱麻纠缠不清，城内之事更是很难理出头绪。这时外族人又趁乱来袭，而能为狄公所信赖的守城将士却只有几十人，兰坊城已处在危急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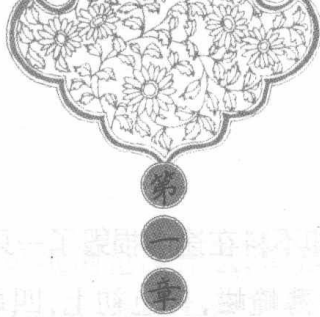


概 要

兰坊,地处边陲。狄公刚被调任至此地,可一到任所,却发现城门和衙门紧闭,城内四处萧条,县衙内仅剩一人看门,公堂上被厚厚的尘土覆盖,到处显现出被毁损的景象。但蹊跷的是,县令的住宅却被收拾得干净整洁,并未有凋敝破败的痕迹,这是为何?

一位京中高官,一生两袖清风、刚正不阿,可就在晚年为何突然提出离职,到这边陲之地隐居?临死前,又为何只留下口述的遗言,给次子的遗产只是一卷画轴,却将其余丰厚的家产留给长子?

种种难题如一团乱麻纠缠不清,城内之事更是很难理出头绪。这时外族人又趁乱来袭,而能为狄公所信赖的守城将士却只有几十人,兰坊城已处在危急关头……



兰坊城东被群山环绕，四辆马车在蜿蜒的山路上往城池方向缓缓穿行。

兰坊新上任的县令狄仁杰和这些年来一直追随他的助手洪亮坐在第一辆车上。狄公背靠着书箱坐在铺盖卷上，洪亮坐在他对面的一捆布帛上。这一行，路途遥远，道路崎岖，二人已快马加鞭奔波了数日，自然是受尽了颠簸之苦，很是疲顿，只能暂用包裹行囊做软垫，尽量坐得舒适些。

在他们后面，是一辆罗帷篷车，里面坐着的是狄公的家眷和她们的侍婢。这长途劳累，使她们感觉不适，一个个均蜷身缩在车厢内，枕着被褥假寐。

最后两辆马车装着狄家的包袱行囊，大堆的行囊箱笼上坐着几名摇摇晃晃的家奴，而一路徒步跟随的，是几个胆小的家丁。

狄公一行在黎明前离开在平川上借宿的最后一个驿站，接着马车便驶入了荒山野岭中。一路上鲜少见到路人，除了能看见几名上山砍柴的人，四处人迹罕至。按计划狄公本可在天黑



前就赶到兰坊城中，却不料在途中损毁了一只车轮，行程被耽搁了两个时辰。现在日薄崦嵫，暮色初上，四周被险恶的群山包围，景色着实有些骇人。

车队前面是狄公的随行保镖，二人身佩利剑，鞍座前桥上搭着弯弓，狼牙箭背在身后的皮囊中。两骑一位是乔泰，一位是马荣。二人奉命一路护送车队西行。狄公的另一名亲信叫做陶甘，上了年纪，面容清癯，略有些驼背，与老管家一起紧随车队。

马荣先行至山梁顶峰，稳住坐骑，放眼望去，前面是通向蓁蓁溪壑的山道，再往前又是一座嵯峨的苍山。

马荣转过身，骂向身后的车夫：“你个惰夫，半个时辰前你就说兰坊城就在前方，却为何还说要再翻过这座大山！”

车夫听他言语粗暴，心中不快，也不得发作，只好忍气吞声地说道：“差爷莫心急，翻过这道山岭，就是兰坊城了。”可他在心里却嘀咕着，这衙门里的家伙太沉不住气了，还动不动就出言不逊。

马荣对乔泰道：“太阳刚落山时，这家伙就说‘翻过这道山岭’，走了这么多路，却还是‘这道山岭’，现在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算现在越过前方那道山岭，那么，到了兰坊也已经很晚了。那位离职的邝县令一定早就仰头踮脚、望眼欲穿地等着我们的主人交接大印呢。那些县城的僚属、公卿大夫、达官显贵及有名望之人，无论按照国家礼仪还是官方习俗，在新官赴任之日，都要到城外的接官厅，为他摆席设宴、接风洗尘。现在，他们也很难挨，估计也是饥肠辘辘了。其狼狈程度，可想而知！”



乔泰道：“腹中饥饿倒也没什么，但是口中干渴却无法忍受！”说完紧勒马头转向狄公的车旁。

“老爷，前方是一条深谷，过了这个深谷，我们还要再越过一座大山就到达兰坊了。”

洪亮轻轻地叹了口气道：“官场中更替职位的事再平常不过了，但是老爷这次调离浦阳，来兰坊上任，也确实有些突然，令人惋惜。虽然我们刚到浦阳那会儿就立即投入到了三大疑案的探查中，搞得我们忙碌不堪，精疲力竭，但是浦阳毕竟是一处物产丰富、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狄公调整了一下疲惫的身子，重新靠在书箱上，淡淡地一笑，说道：“我在浦阳的任期还未满，京师禅门里的那些残余势力竟然勾结广州商界的狐群狗党，狼狈为奸，他们向朝廷施压，调我离职以达到他们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过，我并不以为来到兰坊是什么坏事，在这个边陲之地，一定会遇到我们在四通八达的大都会永远也想象不到的离奇事件，我们可以在此找到用武之地，大展宏图，实现抱负。”

洪亮对狄公的这番话虽点头表示赞成，但仍然心事重重，愁肠百结。毕竟他已过了花甲之年，满头早已生了华发，一路长途跋涉地跟随狄公从浦阳赶往兰坊，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早年就给山西太原的狄府做管家，因为做事勤劳、忠心耿耿，深得狄老太公的信任。待到狄公步入仕途做官时，他坚持跟随着去服侍小主人，狄老太公也就愉快地答应了。这样，他被命为录事参军一职，狄公每次到新地方就任，他都作为狄公的心腹形影不离地



跟随着。

几声清脆的鞭响过后，马匹又打起了精神，加快了脚步，一行车马沿着蜿蜒的山道继续向深谷行进。

转眼间，车马已来到谷底。道路两旁荆蔓蒺藜成群，松柏的枝叶繁茂成荫，千年的古树挺拔而有气势，满目枝叶扶疏，树影婆娑，本就阴暗的山道变得更加昏暗了。

狄公刚要命令部下秉烛照明，忽然听到黑暗中一声厉喝：“肥羊站住，速拿银子来！”不等呵斥声落地，一群头戴黑纱的彪形大汉迅速从乱树丛中蹿出，围着车队气势汹汹地叫嚷。

乔泰与马荣刚想拔剑应战，不料，却被那伙悍夫从马上拉了下来。就在这时，那为首的悍夫手持一杆长矛猛地扑向狄公，另外两名悍夫也径直杀向陶甘与管家。

赶车的车夫吓得不知所措，情急之下从车上掉了下去，顺势滚进了乱树丛中，消失了。狄公的那几个家丁也吓得魂飞魄散，恨不得长出八条腿来，快快逃得远远的。

狄公等一行人马事先没有想到会有刺客，疏于防范，又寡不敌众，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只能防御，不得进攻。洪参军刚要跳下马车，就被一棒子打在脑门上，昏死过去。另一名悍夫则抓起长矛向车窗内的狄公刺去。狄公反应极快，向右一躲，化险为夷，然后急转身，将手掌闪电般推将过去，将凶手的长矛死死地抓在手里。凶手拼命往回拽那武器，狄公紧紧地拽着长矛就是不放手，随后就着对方的惯力使劲一推，那悍夫被贯了个狗吃屎。狄公顺势夺过长矛，跳下马车，将手中的长矛玩得上下翻



飞，左右旋转，那两名悍夫眼睁睁看着他，靠近不得。刚才把洪参军打昏的那个棍棒杀手和举长矛刺杀狄公的凶手，一前一后，一个舞矛，一个弄剑，向狄公夹击过来，玩命打杀。狄公见两个亡命之徒如此拼命，自觉夜长梦多，必须速战速决，不得延迟，以免后患无穷。

那两个悍夫见狄公武功了得，打杀不过，便去袭击被拽下马的马荣，那名悍夫挥剑便刺。

话说这两名刺客也真是倒运，今天偏偏遇到乔泰、马荣这两位武林高手。多年以前，他俩就是拜把子兄弟，都是绿林好汉，后来巧遇狄公，被狄公的品格所吸引，于是投奔到狄公的麾下，做了狄公的亲随干办。马荣很小就拜名师学艺，练就一身武艺，对于这武功之精髓，攻敌之秘籍，他是样样通晓。话说当下，这马荣躺在地上，佯装起身，但并没有真的起身，而是侧身抱起悍夫的小腿，那人身体失去重心，趑趄趑趄闪到一边。那另外一名悍夫，过来帮战却被马荣飞起一脚，踹向膝盖。然后，马荣顺势起身，一拳打向那个尚未站稳的悍夫的脑门上，紧接着，又飞身一脚，正好踹向刚才那个膝盖受伤的悍夫的面门。这倒霉的悍夫身上两处受伤，再也无力打斗，败下阵来。

而就在此时，有三个悍夫正对乔泰形成围攻之势，其中一人与乔泰肉搏，另外两人手持牛耳尖刀随时准备助战。说时迟那时快，马荣举剑过来搭救乔泰，快刀斩乱麻，一剑刺中其中一名悍夫，这一剑不得了，那剑从后背进去，从前胸出来，一命呜呼。还没等他拔剑又快速大脚踢向又一名不要命的悍夫，这一脚够



狠，直接踢向这名悍夫的命根子，只见那人疼得满地打滚，鬼哭狼嚎地滚向一边。马荣杀得情绪越发高涨，用眼余光一扫，捡起地上的牛耳尖刀直奔正在与乔泰厮打的那名悍夫，不容分说，直接将刀插进那人的左肩。

此时，只听狄公对着正要扶起乔泰的马荣大喊一声：“马荣小心！”话音未落，那大棒子已经敲在马荣的头上，马荣应声倒地。紧接着，那个悍夫又抡起大棒向乔泰砸去，刚把大棒抡起，乔泰的尖刀已经刺进悍夫的心脏。原来那持棒的悍夫刚才正在与狄公纠缠，见同伙被马荣困住，便撇下狄公前去解围，不想将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了。

狄公这边正在迅速解决那名持剑的悍夫，只见他主动出击，在悍夫的眼前虚晃一枪，悍夫慌忙招架，他又变换招数，将枪杆在上空快速旋转并借助惯力直接击向那名悍夫。悍夫被弄得晕头转向，这一击，力量可是不小，他立马昏死过去。狄公命乔泰将悍夫捆绑起来，然后跑向行囊车，只见车下有两名悍夫，一名悍夫似乎受到了惊吓，抱着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另外那名手里抱着圆头大棒，藏在车下，眼睛直勾勾地向外偷看。狄公二话不说，直接用枪镞在他的头上猛地一击，他便不省人事了。接着，狄公看见陶甘手中拿着细绳不紧不慢地从行囊车里爬了出来，便问陶甘：“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陶甘微微一笑，回答道：“老爷，我们的大管家刚才遭到一名悍夫的袭击，被打晕了。我被一名拿着大棒子的悍夫，在头上碰了一下，我佯装被击中，大口喘气栽倒在地上。他们以为我们都被制服，便开始从车上搬运我



们的行李。我趁机爬了起来，用绳索将靠近我的那名悍夫的脖子套牢了，然后，我又钻进马车下面，狠命地拽着另一边绳索不放。另一名悍夫见此也是干着急，他要是向我进攻，说不定自己先身首两处，他怕被我算计，不敢靠前。在这关键时刻，恰巧老爷赶到，帮我解了围。”

狄公正在听陶甘的讲述，突然听到大声的叫骂声，原来是刚刚苏醒过来的马荣，狄公急忙跑了过去。

陶甘开始打理战场，他先用绳索把那个悍夫的手脚绑上，然后又将刚才那个被他套了绳索的已经快要断气的悍夫松绑。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不可貌相，如果那两个悍夫不是被陶甘老实忠厚的长相所欺骗，他们也不会被收拾得那么惨。陶甘外表看来瘦骨伶仃又年近半百，虽身无绝技，但并不缺少智谋。多年前，他曾行走江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在汉源偶遇狄公，就在狄公的麾下当差，做了狄公的亲随干办。陶甘也并非等闲之辈，他见闻广博，对那些贪敛、滥刑、卑污的下三滥了若指掌。因此，他对办案、侦查都很拿手，今天那两个悍夫成为他的手下败将，并不奇怪。

话说狄公听到马荣叫喊，赶了过来，见刚才被马荣击昏的那名悍夫也清醒了过来，他们又纠缠在一起继续打斗。因为之前马荣的左臂受伤，这会儿疼痛难忍，只能用一只手和对手交战。那对手虽个子不高但十分灵敏，手持匕首，在马荣身边跳来跳去，伺机进攻。乔泰也正在和一名悍夫打得不可开交。

此时的狄公跃跃欲试，准备助阵，对手见有人过来，稍一分



神,便被马荣趁机抓住了手腕,单手一拧,对手的匕首甩了出去。马荣顺势将他按倒在地,整个人骑在对手的身上。

那悍夫被压得喘不上气,嗷嗷怪叫着举起一只手朝马荣的脸颊打来。马荣仅用一只手一扒拉,就将那名悍夫软绵绵的手牢牢地抓在手里,那打人的手居然没有一点力道,倒像给马荣擦汗一般。

因为只用一只手擒获对手,马荣显得有些疲累,他气喘吁吁地对狄公道:“老爷,请您揭开他的面纱吧!”

狄公走上前来,揭开这名悍夫的面纱,马荣惊讶地叫道:“呀!你怎么会是个女人!年龄竟然如此年轻!”马荣见那女孩柳眉杏眼,正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愤怒地瞪着他,便慌忙地丢开了她的手。

狄公不客气地将她的双手反剪在背后,说道,“在这些悍夫中这样糟蹋自己的女子并不少见。”狄公吩咐手下,把这个女子也一并捆绑上。那边的乔泰这时早已结束了厮杀,对手已经被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马荣把乔泰召唤过来,奉命将姑娘两手捆绑在背后。马荣则站在旁边搔首抓耳,无可奈何。那女子也不反抗,表情从容淡定,束手受缚。

一场厮杀过后,狄公要查看一下女眷的篷车,只见在车的窗口边,他的大夫人正惊恐地蹲在那里,手里还握着一把剪刀。他左右环顾,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家眷,原来她们一个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藏在被褥底下不肯出来。

狄公安慰她们道:“不要害怕,那些悍夫都已全部被擒



获了。”

听到狄公的声音,那些家奴、车夫,都心有余悸地从各自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这才想起刚才老爷吩咐的点灯一事,赶紧把火把点燃。狄公借助火把的光亮,将战场扫视了一遍。

自己人这边,只是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并无大碍。洪参军的头上挨了一棒,只因那棒子在车内施展不开,没办法将棒子举高,所以洪参军的伤势并不重,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陶甘给他包扎好。至于那个没见过这个阵势的老管家,说他是被打晕的,还不如说他是被吓晕的。这会儿,马荣正坐在一棵横倒的树干上休息,乔泰将马荣的衣袍褪到腰部,让他露出胳膊,以便给马荣那又青又肿的肩部涂抹药膏。

打劫的那边伤亡很大。十人中有三人做了乔泰、马荣的刀下鬼,还有六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唯独那个女子毫发未损。

家奴奉狄公之命将那些被活捉的悍夫绑在了装行李的车上,又将那三具死尸装在另一乘行囊车上。只是那女子因为没有伤没有痛的,也只能让她跟着车仗一路步行了。

车马安顿下来,陶甘提上茶篓,泡上一壶热茶,狄公和四位亲随干办每人倒上了一盅热茶。

马荣用茶水漱了一下口,“噗”的一声,吐到地上,对乔泰说道:“那帮家伙不过就是群龙无首的一盘散沙。从他们袭击我们的整个过程看,没有一个人是行家,我思来想去,觉得这帮家伙恐怕也不是什么江湖大盗,不过是一群鸡零狗碎的乌合之众。”

乔泰应道:“贤弟的这番话很有道理,这帮家伙总共十人,按



理说人数也不少,不应该就这样一触即溃,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狄公听了他俩的对话,说道:“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我们赢了,但也并非不战而胜。”

狄公和几员部下又默默地喝了一会儿茶。大家都感到有些疲倦,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有那些家奴们还在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而那些被擒获的悍夫则个个发出痛苦的低吟声。

略微休息后,狄公一行人马又继续上路,两名家奴举着火把在车仗前面引路。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车仗越过了最后一道山岭,便来到了视野开阔的官道上。片刻,兰坊北城门的箭楼及其在火把映照下的雉堞便隐约可见了。

第

一

章

狄公一行的车仗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地一路向南行进，而接官厅外却一片死寂，空无一人，既不见宫灯也不见彩棚，更没有鼓瑟齐鸣的场景。车仗冷冷清清地在北城门口停下，眼前的箭楼高耸云端，城门固若金汤。乔泰的心里有些别样的感觉，但又一想，兰坊是个边陲要地，西邻胡戎目前虽然与我方建交，但也不敢说就是长治久安、永无叛乱，所以说设防还是十分必要的。

乔泰走到箭楼前，用剑柄敲打那个裹着铁皮、镶嵌着饰钉的重重的城楼大门。

咣、咣、咣，乔泰敲了好一阵子，才看见箭楼上面的一扇小窗被打开了，从窗口传出低沉而又不耐烦的声音：“上面已经下令，夜间不得打开城门，明天清早！”

乔泰听到这话，十分恼怒，更加使劲地敲打城门，扯脖仰脸地向上面呵斥道：“县令大人到此上任，快开城门！”

箭楼上的人问道：“是哪位县令？”

“别废话，兰坊城新上任的县令狄大人就在城楼下，还不赶快滚下来拜见！”